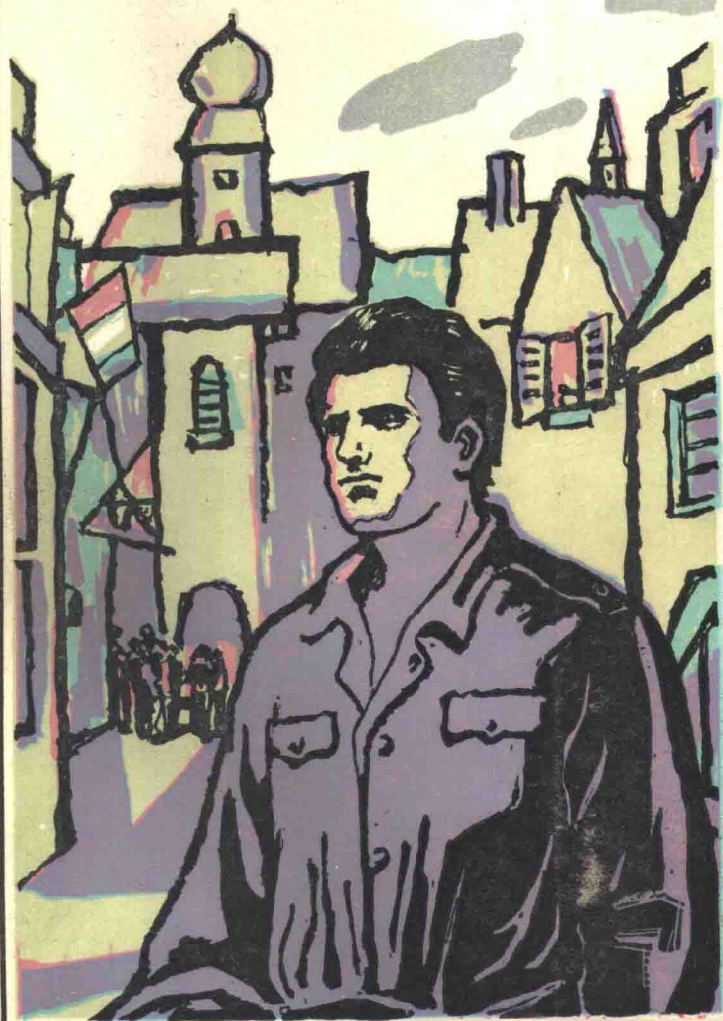


告 别

约翰内斯·贝歇尔著



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



〔德〕约翰内斯·贝歇尔著

告 别

汪久祥 章鹏高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JOHANNES R. BECHER

ABSCHIED

本书根据 Aufbau-Verlag, Berlin

1952 年版译出

《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》选收了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，共二百种；通过这些作品，读者可以了解到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、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。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定，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。

告 别

〔德〕约翰内斯·贝歇尔著

汪久祥 章鹏高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3.5 插页 5 字数 303,000

1983 年 10 月第 1 版 198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43,500 册

书号：10188·393 定价：(五)1.45 元

告别的乐声响起。告别的节庆已经开始。我们全都被邀参加。

是告别的时候了，同人们和过去的时代分手，同许多对我们曾是亲切和珍贵的种种诀别，而分别是痛苦的。

可是我们却高高兴兴地告别，不说：“再见，”不说：“别了！”

经过漫长的痛苦的告别时刻，我们同我们自身告别，同既往分手，也不得不同旧我分手。

有些东西将继续存在下去，虽然我们以为已经与它们永别了，因此我们不急于说：“永别了！”

*

告别。那意味着：要改变！

准备起程吧！

“别忘了保持住你那些好的方面！”有声音提醒你，同时它又警告你：“留神哪！看一看你又带了什么去！”

伟大的告别时刻已经到来了。

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

莱尼和他们

(西德)海因里希·伯尔著

雪 国

(日)川端康成著

农 民(1—4卷)

(波)莱蒙特著

旋 涡

(哥伦比亚)里维拉著

无产者安娜

(捷克)奥纳拉赫特著

刀 锋

(英)毛姆著

缩 影

(日)穗田秋声著

侏 儒

(瑞典)巴·拉格维斯基著

丧钟为谁而鸣

(美)海明威著

菲茨杰拉德小说选

(美)菲茨杰拉德著

伪币制造者

(法)纪德著

在轮下

(德)赫尔曼·黑塞著

封面设计 陶雪华

一个钟点以前我就在催了：“我们准要耽误！”——可是父亲还是把阳台门锁着，他在屋里点着圣诞树上的蜡烛，母亲终于给我催得恼火起来：“你把人吵得心都烦了！在这个旧世纪里，别那么不耐烦啦！”

我坐立不安，老望着那儿落地大时钟的指针，指针象是不愿意向前移动。我只好坐在外婆旁边，外婆在谈杜拉赫王宫、娄芬药房和杜姆堡，她在回忆美好的往昔，不时抬头望望挂在五斗橱上外公的照片。外公蓄着椭圆形的胡子，翻领高高耸起，一看就知道是代表旧时代的人物，那个旧时代是一去不复返的了。圣诞树上的烛光照过来，映得他的脸闪闪发光，生气盎然。说不定他这张照片今天是最后一次挂在这里。新时代一到来，墙上那些古旧的照片就会取下。难怪外公的眼色那么严峻，我奇怪我为什么还坐在那儿，不跟他说一声“再见”。

终于我挨到了可以叫克莉丝狄纳进来的时候。

十二点还差几分。

我们都披上外衣，跨上了张灯结彩的阳台。

夜象雪一样的白。雪辉映着。天空繁星闪烁。

我一本正经地站在父亲旁边。就在几天前，按照外婆的愿

望，我们合家在“旧年再照一次相”。就跟那回一样，现在母亲也从后面把我翻高的大衣领子翻下来，她说这太不象样，那时我们很费了点工夫，各人才找到适当的位置。克莉丝狄纳给大家推来搡去，挤到后面，给别人遮住，只有那扎起她头发的绒带和她一丝苦涩的微笑从照片上露了出来……

屋子里，圣诞树上灯光通明。要是人站在外面，从窗口望进来，树就象是活的。胡桃、苹果、榲桲香肠都裹在熠熠发亮的雪花里，从一个枝头跃向另一个枝头。安琪儿在上边树顶上摆动。

父亲在我杯子里斟了一点甜酒。我同大家一样举着杯，满怀期待地站在那儿，向旧世纪告别。

马上就要开始了……

说不定地震一来，轰隆一响，阳台就带着我们一起陷进园子里——这下子那个住在马棚旁边波耐特少校的马弁，可真乐了！——要不就是天空裂开了，里面通红地在燃烧，月亮跟星星乱飞一阵。

我耳朵紧张起来，它们似乎感到远处酝酿着的灾祸临头时的振荡。

世界可能毁灭！想到世界毁灭，我就吓得在心里发誓要痛改前非，做个好人。世界毁灭后，据说接着是末日审判，到那时，所有我说的谎话和见不得人的事都要公诸于世。上帝的目光，能洞察一个人内心最奥秘的地方。

钟敲十二点。

我想要跟着数，可是我才数了一下，空气里忽然一阵喧响，我赶紧缩起身子，吓得忘了数下去。钟声开始宣告新世纪的降

临，圣母教堂的钟声在所有响成一片的新年钟声里回荡，深沉而有力。

家家户户阳台上都站满了呼喊着的人群。充满着喊声的阳台，在光明如昼的无尽的夜色里飘浮。

一个火箭射上了天，“啪”地爆开来，一阵金雨撒落到地面。这时，仿佛是从地里响起了一阵从喉咙里发出的沙哑声：

“恭贺新禧！”

外婆给了我一个吻，我才又突然清醒过来。她面颊潮润。还穿着厨房里的围裙的克莉丝狄纳站在后面远远的地方，她也在哭。可能她们是在为美丽的奥国女皇伊莉莎白难过，她给人谋刺了，也可能是为死去的俾斯麦。但是也说不定是为外公，他活着的那个时代一过去，他也就永远在人们中间消逝。

别了，你这个美好的旧世纪！别了！

“将来会是怎么一个新时代，它将带来什么，只有天知道。”

我真想安慰一下外婆，对她说，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新的光辉的时代。我紧紧闭拢眼睛，也许我费点力气就能看到未来。可是不论闭眼或眨眼，我都不能发现什么未来。

我们一动不动老这么站着，就跟照片一样，我们活象是一直在让人照相。

没有一个人感到寒意。大家都感到彼此融成一体，这使人温暖。

在嘈杂中沉寂了一个片刻。母亲看到了厨房里用的围裙，给克莉丝狄纳做了个手势。克莉丝狄纳赶紧除下围裙。

街上的人们站在雪地里跳舞。有人在高呼着：“万岁！”“乌

拉！”各处的钟声都轰响起来。响声渐渐远去以后，我才听到父亲在喊：“万岁！”他从阳台上弯下身子在喊。园子里什么人粗声大气地应着“万岁！”波耐特少校先生的马弁也在庆祝新年。这时在一阵哄笑中，从下面传来噼啪声。接连响了好几下枪声。我们吓了一跳。大家都觉得自己象中了子弹一般。“这不过是新年里开个玩笑！”父亲叫我们不要怕，他东张西望，好象还老是在找那个他要祝它万岁的东西。配合着钟声，我觉得街上那些人为了好玩，你放枪打死我，我放枪打死你，他们笑着，高呼万岁。

“亲王执政万岁！我们的皇上万岁！德国万岁！我们伟大的慕尼黑万岁！父亲万岁！母亲万岁！万岁！”

我应当祝谁万岁呢？“外婆万岁！万岁！”喊声响成一片。“我们慕尼黑儿童万岁！”这是指我。我感到骄傲，因为别人也向我叫万岁，于是我又喊道：“克莉丝狄纳万岁，万岁！”——“呃，克莉丝狄纳！”父亲握了握克莉丝狄纳的手说，我们也跟克莉丝狄纳碰杯。

外婆的臂膀围着我，她说：

“你在新世纪有什么要求吗？”

我动脑筋想了。刚才钟敲十二下的时候，我没提出自己的希望。圣诞节人家送了我安刻牌积木和蒸汽火车，我也有锡做的兵，可以组成一支军队，新的碉堡我也不缺，《德国青年》每礼拜六编辑叔叔从柏林寄来给我。

我什么也不要。此刻我一无所求。

外婆低语道：“什么都会变样的……”

在这样一个周围气氛异常和庄严的时刻，我再一次决心要转变成一个好人。我再也不撒谎，我要是上学，我发誓一定要拿最好的成绩回家。我也不再用母亲的小剪刀把储蓄罐里的五分

币和十分币夹出来了；我要做个听话的乖孩子。我下定了这些好决心，高兴得蹦跳起来。

父亲敲了敲他的杯子说：“注意啦！”

这时大家齐声喊道：“二十世纪万岁！万岁！”

父亲又望了望四周，象是还缺少着些什么。他是不是要在过去的一年里，找寻他能带进新的一年里去的东西呢？我想帮他忙，提醒他一下旧时代里的一些好东西。也许可以提一提蒲尔战争^①——在希莱斯街还有一家叫做“勇将军蒲尔”的饭店——皇帝巴勒斯坦之行也可以一提。这时我想起了我刚才忘记了要的东西。那许多战役我竟忘得干干净净，莱比锡各民族大会战^②，杜柏尔碉堡^③的攻克，维翁利莱之战^④，色当战役^⑤，没能亲自在那些地方，太遗憾了，我一直就想快点长大成人，可以参加一场大战争。所以我想立刻问父亲，问他相信不相信在新世纪里也有战争，问他什么时候爆发。可是我没有这样问他，却提了另外一个问题：“爸爸，你是在寻找《世界之谜》吗？”最近我在偷偷翻父亲的公文包，发现里面有这样一本书名的书。我话才溜出口，就知道失了言，惊慌起来。父亲没有答理。他在动别的脑筋。

父母亲手挽着手站在阳台上，他们在观赏神幻莫测的夜色。外婆招呼我到她那儿去，要我让父母俩独自留在那儿。他们互相

① 蒲尔战争(1899—1902)：英帝国主义为镇压南非蒲尔人发起的殖民战争。

② 莱比锡各民族大会战(1813年10月)：俄、普、奥联军在莱比锡附近与拿破仑军会战，在这次战役中，拿破仑遭到彻底失败，联军越过莱茵河，一八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进入巴黎。

③ 杜柏尔碉堡：丹麦人为抵御普鲁士军所筑的碉堡。一八六四年终于为普军攻下。

④ 普法战争期间的一次战役。

⑤ 色当战役(1870年9月)：普法战争中决定性的一战，拿破仑第三被俘。

称呼：“亨利希”和“蓓蒂”，就象他们在彼此祝贺和互诉衷情。在英国公园喷水池边我就常常看到一对对情侣这么站着的。善良的人们想来就应当这个样。我忘了那些战役，我第三次向自己起誓：我要做个好人。这时我挨近母亲身边，想把她拉开。

屋里枞树上的蜡烛已渐渐烧尽。闪动着的跳舞的人影也散了。我们裹在大衣里。外婆叫克莉丝狄纳再跟她拿了一条围巾。再没有什么使人感到暖意。大家这才觉得一阵夜寒袭来。

二十世纪来到了。

就这么老是呆站在阳台上，我感到沉闷。还会发生些什么呢？我们到底还在等待什么？旧时代已经过去，新时代，它现在还在睡眠中，明天才会真正到来。

我们唱：“平安夜，圣洁夜！”以后又唱：“德意志，德意志高于一切！”我望着父亲的嘴，我想跟他一样大声和低沉地唱。

从圣母教堂送来了深沉有力的钟声。钟声久久在空中回荡，终于渐渐消失。

2

每年除夕时我都期望二十世纪的到来。也许它来迟了，也许它是在等我上学。我上了学它还不来，那就另有原因了；一切都还没有新世纪降临的迹象……

新年之夜，我们又站在张灯结彩的阳台上：我在道“恭贺新禧”的时候，祝贺二十世纪万岁，我还喊了：“克莉丝狄纳万岁！”——“嗯，克莉丝狄纳！”父亲一边说一边握住克莉丝狄纳的手，在笑声中，从园子里又响起了爆竹声，外婆低语道：“什么都会变样的！”我起了三遍誓。

又一个二十世纪来到了……

“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好奇？”克莉丝狄纳说着就把我从厨房里赶了出来，因为我把锅子一个个掀开了看，想知道新年里有什么特别好吃的东西。

我要到处看看新世纪是个什么样儿，我几乎等不及明天早上，同时我想着我所起的那三遍誓：想要学好和改变。

克莉丝狄纳向站在过道里的我直嚷：“小孩闹不息”的时候，我惊异于这句克莉丝狄纳常说的老话，那是过去我把她烦得头昏脑胀的时候她总要说的。

外公的照片挂在起坐室里的五斗橱上。外公的脸上不象昨天那样闪着温煦的光，他的目光望着前面，漠视一切，好象新时代不能拿他怎样似的。围着照片的金框架傲然地闪烁发光。这中间屋子拾掇过了，通了风，阳台门开着一道缝。把我们带入梦幻之夜的阳台上，放着铲子和笤帚，一条正要掸去灰尘的地毯挂在扶梯上。外面飘舞着雪花。

“吃早饭啦！”母亲按铃。

我立刻预感到今天要是在吃饭时问什么，也会同过去一样危险。我挂上餐巾，喝可可。母亲眨着眼睛望父亲，他敲开一只蛋，这次又没有煮得“象蜡一样软”。母亲走了出去，她把另一只蛋再放在滚水里煮一会。我们每天就是这么用早餐的。只是这次母亲回转来说：“小心点！我们刚换一条新台布，别在新的一年里就跟我弄上污渍！”

这时雪已止了，直到午饭前我可以在街上东跳西跑。

少校波耐特的马弁颇受我们孩子喜爱，因为他会骂粗话。

他不断发明新的粗话，就是亲切的字眼，他那么气咻咻地说出来，听起来也象是咒骂。他让我们挥舞他的长刀，有时还允许我们在马厰近旁骑马。父母亲不愿意看到我待在他屋子里，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的女仆也常去那里。这个简简单单叫做克沙佛的马弁的房间里散发出一股气味，不可抗拒地从老远就吸引人。马、草料、皮革和墙上的湿气混在一起，当兵士步伐整齐地走过海斯街时，或者在奥勃维森凡尔德的军营里，也有这股气味，加上火药味，战争的气味大约也就差不多了。

我所认识的克沙佛有三种形象。第一种形象是他脱了衣服，穿着背心短裤，在院子里井旁洗身。这时克沙佛身上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，他根本不高大，还不如说他又矮又瘦。接着他走进屋子里，隔了一会儿又出来了，判若两人，长高了许多：他穿着他的制服，戴上军帽，刺刀丁当作响。克沙佛挺直身子，威风凛凛地迈步。他从马厰里牵出马来，一纵就上了马鞍，踢马刺闪着光——而克沙佛，他的第三个形象，在我看来简直成了一个英雄，就象是那些供观光的纪念碑上的英雄，要是他在节日里帽盔上还饰着红翎毛，这时我就得想起他的咒骂和他穿短衬裤时的那副神情，使我自己不至于对他钦佩得五体投地……

如果我遵守我的誓言，要在新世纪里变成一个听话的乖孩子，那我走过克沙佛房间时就得掉转眼睛。我也试着这么做，掉过头去，游移不定地跨了几步，可是克沙佛房间里的一切都引诱着我。听来象是从小屋所有的隙缝里传出来的鼾声。使我担心发生了什么不幸，必须赶来救助克沙佛。我可不能在患难中把克沙佛撇下呀。过去我得了坏分数回家，难过得要死，他总是拿他的粗话和有趣的呜呜声来安慰我。说到底，克沙佛难道不是个兵士和皇家巴伐利亚炮兵团的第二号炮手吗？也许他在新年

之夜中了炮弹，血淋淋地卧倒着，正在作垂死的挣扎？

想到克莉丝狄纳还是照旧说那句老话，而我至今还没有看到什么变化，我就让我的良心安静下来。父母亲也不再以“亨利希”和“蓓蒂”互相称呼，而叫做“孩子他爸”和“孩子他妈”。我听到楼上父亲在弹钢琴，母亲在唱，因此我拿得稳，他们不会往下望。我朝那间小房跨了几步，从窗上窥望。

在房间正中，桌上乱七八糟地放着啤酒瓶，可是只有一只杯子。坐椅翻倒在地，两只巨大的马靴在床上高高伸出，床的另一头给桌子挡着，看不清楚。

窗子很容易从外面推开。我撑起身子，心惊胆战地要看看“新世纪”给克沙佛房间造成的变化。

克沙佛穿着一身制服卧在床上，头从床沿上垂下，那是一个呼气急促的发红的肥脑袋。屋里那股好闻的味道，就象是给烟雾、啤酒味和从地上呕吐的东西引起的酸味冲走了。

我害怕起来，克沙佛在新年之夜在这里的所作所为，在我看来就象是件罪行。

连那个小铁火炉也没有生火呢！

“呸！克沙佛，你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进入一个新世纪，真不害臊！一切都会变样，一场大战不久就要爆发！要是你还不马上起身，洗脸，打扫房间，那么少校先生回来过年时，我一定告诉他！”

“什么战争！”克沙佛嘟囔着，他眼睛肿胀，睡意蒙眬地伸起头来。

“战争会……”

· 说着他的头转向墙，手指指着他的屁股。
随后鼾声大作，我慌忙转过身，急急走到街上。
穿着制服就这样倒在床上，真不象话！

“大有希望！”我学母亲那么说。

3

也许在节日里时间静止了，没有一处地方显出丝毫特别的迹象。商店都关了门，人们上教堂做礼拜，或者冒着冰冻的严寒出来散一会步。在照旧是平平淡淡过去的午餐以后，我们整装去小海赛罗湖游玩，今天那儿举行一个溜冰会。

我要擤鼻涕，可是忘了带手帕，母亲说道：“可又开了个好头。”父亲赞同母亲地说：“他根本不想变好，新年了也不会改变。还是那副老样！”我要回答他们说，那要怪克沙佛，可是也不能单怪他一个，还有克莉丝狄纳，她在新年一早就说了那句老话，还有外公，不管什么新时代不新时代，他的照片还是挂在起坐室的五斗橱上，还有阳台上放着铲子、地毯和笤帚——这也要怪爸爸妈妈，他们不再象新年那晚那样亲切地拥抱，互相称呼“亨利希”和“蓓蒂”了。这要怪整个世界，要是一切都保持原样不变，我又怎么能转变和变好呢，我根本没有机会呀。可是我还想等待节日。

看到克沙佛那样子，我心里生了疑虑，我们是不是进入了一个糟糕透顶的新时代呢。要是少校先生知道那回事，他准会严厉处罚克沙佛。克沙佛亲口讲过，有一次因为他出口侮辱了一

个上级，整整一天给禁闭在暗室里。穿着制服倒在床上，就是穿着普通的上衣也不能这样躺下啊，这在我看来等于是全德国的一个奇耻大辱。如果突然爆发了战争，会发生多大的不幸——就是打鼓吹号闹得喧天响，也妨碍不了克沙佛的打鼾！战争说不定——由于克沙佛的罪过——会打输了。我再也看不到克沙佛象过去那样神气十足地骑在马背上驰骋，也看不到闪闪发光的踢马刺和火红的羽翎：高头大马和骑士沉落了，倒向一边，沉落到深沉的、深不可测的鼾声里。不错，克沙佛连人带马可耻地跌落下来……

这当儿，我们到达了小海赛罗湖，无数溜冰的人随着乐队的音乐在打转，而我照旧想看看什么新奇的东西。

我们碰上了熟人。

父亲向从远处走来的一位先生打招呼，那位先生戴一顶礼帽，走来时神态显得高贵而僵硬，他的太太又矮又圆，他就象用一根绳在牵着她走。招呼是那么真诚，这两对几乎都就地打转地鞠着躬。两方面谈的话都是关于新年的，新年去，新年来，我们站在路中间，成为其他过路人的障碍，他们老是撞着我们。后来我不得不伸出手来跟那两位拜年。“唉，”母亲叹着气说：“他又这么握手了。他永远学不会怎么正确地握手。”这时她想起我今天还要上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那儿去拜年。我注意听着，要知道这位先生究竟是谁，他总是“嗨嗨”地笑着，拈着上髭，好象他每笑过一次就得用餐巾抹一回嘴似的。两对人站在路上舍不得分开。父亲和那位我不认识的先生谈着一桩官司，我听到克耐塞尔的名字，这个人他们一致认为是个“十足的坏蛋”。母